

7798

当代文学教学参考资料

207.6
11



当代文学教学参考资料

散 文

1207.6
11.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组

一九八〇·十二

目 录

散文教学部分

- 《海市》小序 杨朔 (1)
《东风第一枝》小跋 杨朔 (2)
杨朔散文创作的发展及其评价 薛迎 (3)
杨朔的散文艺术 黄政枢 (19)
一篇饱含诗意图的散文《雪浪花》 林志浩 (31)
紫藤萝下忆杨朔 郭同文 (40)
火红的茶花 优美的散文 洛汀 (48)
- 重读《茶花赋》纪念杨朔同志
- 幽燕诗魂 丁宁 (55)
献身不惜作尘泥 杨玉玮 (64)
- 怀念哥哥杨朔
- 附：杨朔散文部分评论文章篇目索引

- 给人民作一个通讯员 刘白羽 (77)
——《早晨的太阳》序
- 记者生活漫谈 刘白羽 (92)
战士的豪情 曾华鹏 潘旭澜 (99)
- 刘白羽散文的风格
- 刘白羽近年来的散文特写 严子其 (106)

- 评《冬日草》和《平明小札》 井岩盾 (128)
长江的画廊 邹荻帆 (137)
——读散文《长江三日》
时代的礼赞 革命的凯歌 林志浩 (141)
——谈刘白羽同志的《红玛瑙集》
附：刘白羽散文部分评论文章篇目索引

- 三十年的笔迹和足印 秦 牧 (151)
努力冲刺 刷新记录 秦 牧 (160)
散文创作谈 秦 牧 (163)
十里花街 易征 张绰 关振东 (172)
——谈秦牧的散文
论秦牧的散文 杜 埃 (183)
——《花城》读后
知识的长河 思想的浪花 刘景清 (190)
——评秦牧的散文集《长河浪花集》
谈谈秦牧的一篇散文《古战场春晓》 刘绶松 (200)
情深墨饱 意境深邃 碧秋 其光 (204)
附：秦牧散文部分评论文章篇目索引

-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 (212)
战斗热情最可贵 吉 悅 (215)
——漫谈魏巍同志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

- 谈魏巍的报告文学 潘旭澜 曾华鹏 (232)
读《依依惜别的深情》 俞元桂 (241)
附：魏巍散文部分评论文章篇目索引

- 报告文学的新开拓 张 炯 (248)
——读《哥德巴赫猜想》
读徐迟的报告文学近作 汪文汉 (257)
黄钢报告文学的诗意图 余树森 (265)
从《在桥梁工地上》到《人妖之间》 伍文 言午 (270)
论黄宗英报告文学的思想和艺术 陆建华 (275)
开掘生活的美 洁 泯 (291)
——读理由的报告文学

《未完成的画》读后感 韦君宜 (298)
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姚北桦 (302)
——读巴金《随想录》有感

- 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序言） 严文井 (308)
散文创作概述 余树森 (315)
漫谈一九六一年的散文 川 岛 (323)

《海市》小序

杨朔

我素来喜欢读散文。常觉得，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还记得我是孩子的时候，有一个深秋的夜晚，天上有月亮，隔着窗户听人用高朗的声调读着《秋声赋》，仿佛自己也走进诗的境界。

当然，我喜欢散文，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所以一篇出色的散文，常常会涂着时代的色彩，富有战斗性。

于是我也学着写散文。学着运用这种形式来描写人民的斗争、劳动、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对于我不熟识的异国人民，小说无法写，写散文也有藏拙的好处。可惜我一直不是什么巧手，自然创造不出像样的货色。

这本集子所收起来的主要是我近年来写的一些散文特写，有游记，有人物特写，也有文学杂记一类东西，看起来有点杂，但都属于散文的范畴。其中有些篇先前曾用《亚洲日出》的书名印过小册子，现在重新删削，也拼到这里。

编完这本书时，恰巧正是一九五九年深秋的夜晚，天上有月亮，窗外刮着忽忽的秋风，因而记起小时候听人读《秋声赋》的情景。可是我今天感到的根本不像欧阳修那种萧瑟肃杀的心情。听着秋风，我好象听到千千万万人惊天动地的脚步正在奔腾前进。

1959年深秋，北京。

（选自《海市》，杨朔著，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东风第一枝》小跋

杨 峥

这里收集的大抵是我近年来写的一些国际题材的散文，看起来范围比较广，表现的主要内容却是集中在一点上，这就是：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民族独立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殖民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所以要编这本集子，正是想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

有一位热心肠的批评家看了我的文章，写信鼓励督促我，同时问道：“我总觉得你的文章有个共同的特点。究竟在哪里，一时还捉不住。你能把你自己的写作散文的想法告诉我么？”

这倒是个难题，我并没有什么多的想法。一定要问，那就告诉你：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

不要从狭义方面来理解诗意两个字。杏花春雨，固然有诗，铁马金戈的英雄气概，更富有鼓舞人心的诗力。你在斗争中，劳动中，生活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欢乐，使你忧愁，使你深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凡是遇到这样动情的事，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

章里的思想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象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当然，这只是我写散文的想法，至于写的跟想的还有多大距离，那就迫切需要批评家和读者的指教了。

集子编成时，正当一九六一年深秋。

（选自《东风第一枝》，杨朔著，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杨朔散文创作的发展及其评价

薛 迎

杨朔是深为读者喜爱的当代散文名家之一。他的散文，独树一帜，卓然成家。其中的一些优秀篇什，立意、谋篇、藻饰，都有自己独特的路数。撷英提要，大体是：立意——着力于生活诗意的开掘，常常从时代斗争的全局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海市》小序）；谋篇——避直求曲，虚实互藏，形似松疏漫衍，实却缜密有致；藻饰——求疏淡风流，重写意传神，清朗的格调里常常透出一种诱人的娇艳明丽。这些特点的谐合统一，构成了通常所说的杨朔散文风格。

自然，这种风格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作者长期创作实践的水到渠成的结晶。杨朔是在抗日战争之初提笔上阵、开始了文学生涯的。他从一九三八年发表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到一九六八年不幸病逝，走过了三十年的战斗

历程。这期间，他不仅撰写了数十首旧体诗词（指现今保存下来的），而且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短、中、长篇小说，特别是写出了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第一部优秀中篇《三千里江山》，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里程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但是，更能显示杨朔创作的业绩并且产生了更大影响的，自然还是他的散文创作。他先后发表了二百来篇散文，出版了九个结集和一部文选，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笔调描摹了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进军、抗美援朝的历史性决战，社会主义建设的动人情景以及国际上的反帝反殖的不凡斗争，显示了我们伟大时代的侧影掠光，“也反映了作者思想改造和技术提高的过程。”（林林《忆杨朔》）从一个追求革命的爱国青年，沿着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持续前进，直至跨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战斗行列，构成了杨朔思想发展的切实历程；从现实主义的基本格局出发，在文学流变中炼意修文，直至创作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动人篇章，是杨朔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所踏出的明晰足迹。从这个认识出发，并以作品所显示出来的带有阶段性的思想艺术风貌为依据，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杨朔的散文创作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早期（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二、进展期（抗美援朝时期）；三、成熟期（一九五六年以后）。

（一）

杨朔在踏入文学征途之始就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他说：“当前首要的是唤起全国人民，同心抗日。我决心用笔来战斗。”（杨玉玮：《自有诗心如火烈》）他早期散文创作的总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比较注重对生活中反动落后事物（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揭露与鞭

拗，另一方面则更着力于描述人民群众的奋起反抗和英勇斗争，以及他们的历史愿望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激烈的阶级斗争，隐隐透出了时代生活的发展趋向；从艺术表现上来说，作者所凭借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写实笔法，尽管有时也不乏积极浪漫主义的动人笔触。《昨日的临汾》《“阅微草堂”的真面目》《铁骑兵》三篇文章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作品的基本风貌。

《昨日的临汾》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大兵压境下临汾各个社会阶层的不同情状和意向，并且得出结论说，日寇虽然“会得到这个城池，但他们永远也得不到我们的民众”，因为“我们有坚强的精神堡垒建筑在民众的火热的心脏上！”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准确地描绘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一方面，它认真写到了日本侵略者大兵压境的危急形势以及由此造成的混乱局面：汉奸的无耻“蠕动”，富人们在“逃跑”，就是乡下青年也有背着行李外出逃难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者又写出了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侧面：“商店大开着门，不宽阔的泥土筑成的马路上充塞着行人，热闹，紧迫”，“革命青年们一边在训练自己，一边在干着救亡和锄奸工作”。文章还特意写到了一个相貌可怕的车夫，可实际上他却是一个精神高尚的抗日积极分子。这就从事物的矛盾统一中揭示了“昨日的临汾”的生命活力。这里既没有重压之下的悲观绝望，也没有故作坦荡的廉价乐观。它所表述的完全是相信敌人终可战胜的民族自信，闪耀着朴素真切的唯物主义思想光芒；写于一九四六年的《“阅微草堂”的真面目》则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时代特色。“阅微草堂”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探花、大官僚纪晓岚的宅第名号。作者从精心选择的角度入笔，重点突出地记述了纪家的佃户“象农奴一样可怜”的惨状，用人身依附直

没有痊愈的伤势悄悄地回前线“打敌人”去了。这一切确乎是平平常常，但又隐隐闪射出逼人的思想光华，使人感到志愿军战士平凡中透出的崇高。文中写到的“朝鲜老大娘”也具有同样的特色。古语说，纤草之动，巨石为裂。我们从《平常的人》中看到的正是这样的蕴蓄着极大精神力量的普通英雄；《英雄时代》则显示了更为深沉的思索，和由个别到一般的概括性。文章在热忱称颂志愿军英雄人物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英雄人物的来龙去脉问题：“有人说这些人的胆子就是大，才能成英雄。”作者否定了这种见解，写道：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英雄的时代。“党是这个时代的灵魂，是党培育了我们的人民，发扬了我们人民所具有的好品质，使我们每个人都在开花，都在放光。”“毛泽东时代就是英雄的时代”。

作为杨朔进展期散文革命现实主义风范的标志，除了文章思想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有了新的开拓之外，还表现在人物描写的深刻性与多样化。杨朔在谈到《三千里江山》的人物创造时曾经说过：“他们每人有每人的生活，每人有每人的家庭，每人有每人的来历……在他们灵魂深处，闪耀着一种光芒。”这段话说出了作者在小说中创造人物的两个着眼点，一是写出人物的个性，一是写出人物的思想光芒。这个精神同样适用于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作者这个时期散文中的人物是既有精神气质，又有个性特色。这里既有始终欢快得象只雀儿的黄继光式的一级战斗英雄李家发（《万古青春》），又有“死就死在正处”出语作金石声的铁路老工人（《英雄时代》），既写了英武洒脱的朝鲜人民军上尉朴汉永（《上尉同志》），又写了极其淳朴真挚的朝鲜妇女玉吉大嫂（《鸭绿江南北》）。这种人物描写上的深刻性与多样化的特色，在早期散文中是并不多见的。

理晓畅，但却露而不藏；语言虽有朴素之美，但却不够醇厚，间或还有以词害意的败笔。

一九五〇年底，杨朔跟随一支铁路工人援朝大队到了朝鲜战场，作者的胞弟杨玉玮说，杨朔“对工农兵的爱……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自有诗心如火烈》），创作也由此进入了进展期。作品反映生活的画面猛然开阔，内容则走向充实丰厚，不仅真切地反映了抗美援朝这场斗争的严峻景象，而且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中朝人民赢得这场战争的力量源泉。作者的革命激情也由外露和欣喜（象《铁骑兵》表现的那样）转向了内向和深沉。文章显示了朴实秀美的革命现实主义风范，构成了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基本格调。《鸭绿江南北》《平常的人》《英雄时代》三篇文章以及它们在内容上的相互连贯，大体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作品的基本风貌。

《鸭绿江南北》是具有五十年代初期鲜明特征的风云图画。美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地处鸭绿江南北两岸的中朝人民奋起抗战，投入了空前的反侵略战争。文章展现了中朝人民并肩战斗、鸭绿江南北浑然一体的动人景象，从而表达了“在地理条件上，虽然有条鸭绿江把中朝人民隔在南北两岸，但在保卫自己祖国和世界和平的共同意志上，这条界线是不存在的”深刻主题，是对美帝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庄严回答；《不平常的人》则是这幅总的“风云图画”的一角，但又着力于由表及里的深入开掘，努力写出平常人的不平常，揭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那种极其朴实而又极为崇高的精神境界，回答中朝人民所以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精神力量所在。文章着重写到了一位立有战功的志愿军伤员。他“寡言寡语”，“一点也不觉得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一心盼望的就是要及早回前线。当人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打开他的内心世界时，他却又带着

至“让”出“初夜权”的典型事例，把这种阶级压迫的关系作了渗入内髓的揭露，剥掉了纪晓岚的“四维八德，自认是正统派人物”的假相，还了“阅微草堂”的罪恶真面目，读者是可以从这里体味得到解放战争的深刻阶级根源的；和上面两篇文章相比，《铁骑兵》则是另一种笔法，通篇闪耀着明丽的浪漫主义色彩。文章写的是我八路军的一支骑兵队伍偶然和日寇相遇后，有一班人和大队失掉了联系。不料在突围时竟意想不到地摸到了敌人在雁北的统治中心包头城下。谁知这一下却吓坏了城里的敌人。他们以为八路军要来捣毁他们的老巢，便慌忙撤回了“扫荡”部队，龟缩不出了。我们的铁骑兵却正好骏马乘风，胜利地与大队会师了。显然，这个故事并不注重对敌我关系作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也无意于详述战斗场面的具体景象，而是相应地渲染它的传奇色彩，使之理想化，从中表现我八路军智勇豪爽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日本侵略者风声鹤唳的虚弱本质。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也必然贯穿于作家的创作之中。杨朔早期的散文创作，既表现出了值得珍视的优点、长处，也存在着相应的缺点、不足。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虽然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思想倾向，但还缺乏应有的深度，文章内容的具体性常常胜过了它的概括性。《“阅微草堂”的真面目》作为暴露纪氏地主家庭的罪恶来说，自然是达到了目的的，但却不能象成熟期的散文那样，显示出个别和一般“一体二任”的风貌，由个别见一般，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眉目神情；一般地说，作者的感情是爱憎分明的，但又不够浓郁，对所写人物甚至还“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更无从体味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的改造》）作者对作品中的人情事态往往还摆脱不了旁观者的立场；文章的谋篇多为平铺直叙，虽然条

进展期散文的另一明显进展，是作者感情色彩的趋向浓郁和文章抒情成分的明显增强。作者完全摆脱了早期散文中那种单纯穿针引线的身份和近乎旁观者的立场，作者的行踪已和文中的事态结成一体。《英雄时代》中的英雄人物是应该包括作者在内的。文中，作者写到了一位姓宁的女医生不顾生死抢救伤员的动人故事，但他却隐去了精彩的一笔。原来作者采访宁医生时，正赶上敌机又来轰炸。当一颗炸弹向他们飞来时，杨朔心急眼快；一把将女医生推到旁边的壕沟里。敌机过后，他们发现刚坐过的地方落有巨大的弹片（参见《幽燕诗魂》）。这样的斗争实践反映在作品中，又怎能分得清记叙的主体与客体呢？作者或根据事态发展的起伏变化自然写及自己的感情，或者干脆直发议论，吐诉衷情。这种特色在早期散文中是难以见到的。

进展期的散文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之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的文章选材不够精当，提炼也还不够深入。比如《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选用的人物和事例就失之偏多，除有的不够典型而外，某些材料还存在着变相重复，这就影响到了文章的思想深度，未能显示出精粹凝炼之风；其次，文章虽然力求做到个别和一般的结合，实现“一体二任”，但是，这种结合还没有达到炉火化出的境界，往往留有“接合”之痕。《英雄时代》在记述英雄人物的事迹和揭示英雄时代出英雄的宗旨时，就留下了游离之隙。这是作者在提炼主题、熔裁成篇问题上由早期创作过渡到成熟期创作的典型印记。

一九五六年杨朔转向了外事工作。抗美援朝战火的锻炼，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鼓舞，使杨朔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创作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大的飞跃，昂然跨入了成熟期。文章日益显示出精粹凝炼、绰约多姿的风神。写于一九

五六年的《香山红叶》就是成熟期创作的最早标记。毛主席说：“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香山红叶》与人不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以香山的游览之胜为依归，而是以香山的“迷人的神话色彩”和“一片好景”为衬托，着重描写了一位阅历极深、性格爽快的老人——老响导。他做了一辈子响导，对香山的风物了如指掌，但却不知道香山的红叶是香的。只是由于游人的偶然发现，他才知道红叶是香的。于是作者点题说，“我的老大爷……你的心过去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而现在，你脚步轻松，心情也轻松，“还能不闻见红叶香？”很显然，作者是要通过老响导的极富典型意义的感受透出新旧时代变迁的信息，倾注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由衷赞美，蕴蓄了极深的寄意；文章先是写看红叶未见红叶，继之则是赞赏“一片好景”，忘了看红叶。及到见了红叶，又可惜伤了水，红的不透。最后才喜生意外，看到了老响导这一片“更可贵的红叶”。布局是虚实映衬，委婉曲折的；文章的语言也有别于先前的朴素简洁，而呈现出洗炼之美。即是说，《香山红叶》的立意、谋篇、藻饰都显示出了使人耳目一新的可贵特色。这些特色，后来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泰山极顶》《雪浪花》《海市》《荔枝蜜》《樱花雨》《金字塔夜月》等优秀篇什中，展现了杨朔成熟期散文的动人风貌，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瑰丽格局。在文章思想内容的开掘上，作者总是通过平凡事物的可见之形，将思想的触角精微地伸向现实生活的深处，伸向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因此，常常能在人们不易察觉处揭示事物所蕴蓄的美好内涵，并在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示这些事物的时代特色，大大开拓了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与广度。

《泰山极顶》所以能够远远超出一次游记的具体历程，在这个题材范围内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原因正在这里。泰山极顶看日出历来被描绘成十分壮观的奇景。作者虽因为天气的变化未能看到日出，但登山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却使他象是“在零零乱乱翻着一卷历史稿本”，上从孔子登临，下至宋元明清遗迹。

“中国历史的影子”仿佛“飘忽而过”。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作者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祖国的崭新容貌，看到了“另一场更加光辉的日出”——处在公社化变革过程中的伟大祖国，正象一轮晓日跃出我们民族的地平线。诵读此文，确有登临泰山之巅，俯视千古、环扫九州的壮阔感受。同样，《樱花雨》《金字塔夜月》也都不止是国外见闻的具体纪实，而是在历史背景和现实斗争的画面里显示日本民族和埃及民族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的历史觉醒，巧妙地透出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洪流的波影涛音。历史生活的回顾倾注着斗争的热情，现实生活的描绘寄寓着革命理想的神韵，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也就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典型，因而更富于教育作用和鼓舞力量。李可染先生说，中国画的创作要义是“以大观小，小中见大。”杨朔成熟期散文思想内容的开掘与表现就具有这种特色。“以大观小”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时代斗争的全局里观察分析具体事物。“小中见大”就是要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显示时代精神。正因为杨朔同志能够“以大观小”，所以《泰山极顶》中莽莽苍苍的泰山群峰及其风物典迹，才显得眉目清楚，脉络可辨，宛若我们民族的“一卷历史稿本”；还是因为杨朔同志能够“小中见大”，所以，才从卖茶妇女的一窝小山鸡和老道人的谈吐里显示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壮阔普及之势。这种“大”与“小”的辩证统一，是杨朔成熟期散文的宝贵思想特

色；作品谋篇布局的基本倾向，是在避直求曲上见工夫，并且形成了作者得心应手的一定格式。“领脉不易过远，远则入题时煞费周章；着手不宜太突，突则转旋处殊无余地。”（《春觉斋论文》）不“远”不“突”，就“中”取笔，从容入题，是杨朔散文开头最常用的笔法和最鲜明的特色。它常如霞光初上那样悦人心目，又在舒缓变化中渐趋胜境。文章的主体部分总是力求起伏变化，但又以换波蓄势为归结，用“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结尾多采用“卒章显其志”的笔法，用“一句之灵……回一篇之朴”，使主题显豁，境界全出。这种结构安排，既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情状，又照顾到了人们认识活动的心理变化，所以有一种微妙动人的吸引力；文章语言的运用则充分表现出了我们在开头所谈到的特点：疏淡风流，写意传神。这只要看一看《雪浪花》的开头，便可一目了然：“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击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象是块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这里，口语化的叙述之中巧妙地揉合进了不少常见的书面辞汇，既显得朴素疏淡，又显得神采风流。而把坚硬如铁的礁石说成“象是块软的面团”则显然并不注重如实地描绘礁石的自然景状，而是有意改变礁石的自然形态，写出一种感受，来为雪浪花（实质上就是为老泰山）的“捏弄”之力写意传神。这里，也就接触到了作者提炼语言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提炼口语的基础上消化书面语言，做到“俗”中藏“雅”，一是十分注重选词炼字。如“撞”、“唰地”、“捏弄”，都用得极其精确传神，而使文